

四、参考资料

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片断回忆

莫树杰

解放前夕新桂系在广西的反动措施，在各个方面是很多的。我想将我亲身经历在广西方面的几件事实先记述出来，以供参考。其他方面的资料，以后再陆续回忆写出。

一、白崇禧从1946年起对广西的军事部署，首先由省保安司令部调整起。他认为副司令张任民是“老画眉鸟”，只能叫不能打，以不能兼职为理由，要张竞选立法委员，使黄旭初报请以忠实于白的我来接替。我原任的柳州专区行政专员职务，改由特务头子林茂接充。于是我就调任广西省府委员兼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并兼黔桂铁路护路司令。我接任后首先在湘桂、黔桂两条铁路上的桥梁涵洞选择要点构筑桥头堡，控制交通。一方面与邻省协商联防。我曾到贵州省与谷正伦协商联防“会剿”，及双方互相交换情报。谷并送我手榴弹10000发，当时用汽车运回广西，车到南丹县灰罗附近失事，翻了一车，手榴弹爆炸数十发，死司机、助手各一，伤护车兵数人。

二、1947年秋，省保安司令部将全省划区“清剿”人民游击队，并命令各区县举行“剿共”宣誓大会，会场悬挂岳飞和关羽的像，并在像前烧香点烛，杀牛杀鸡供奉，并用鸡血冲酒，由各行政专员或县长集合当地青壮年参加宣誓。誓词大致有“不隐藏共匪；不接济共匪；不为共匪带路；如有违背此誓，与匪同罪”等语。宣誓后，每人饮血酒一杯，名为“同心酒”，还要具联保切结。同时，点验民枪，发给枪照，命令各乡镇村街构筑据点防御工事。为了统一指挥，组织了一个“剿匪”指挥所前往各县督剿。

三、1947年春我在百色督剿时，接黄旭初来电报说：“国大已定期开会，你已被你县选为代表，即回桂赴京出席。”我由百色回桂林沿途经过果德县时，见有南宁警察局护商队兵士（姓名忘了）贩卖手枪，及勒索商民收费，被我查觉扣留解到南宁，经讯明不讳，执行枪决。我回到桂林即与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姚槐同乘飞机去南京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群魔斗法，丑态百出，言之不尽。此次到京参与选举完全是省当局的布置，主要是为了投选李宗仁当副总统的一票。会后自崇禧对我说：我们广西的部队已出省，武力不够维持治安，要用省保安司令部名义，请国防部发给一批枪炮回广西，增加装备几个保安团。报告去后，参谋总长陈诚置之不理。后来经白将广西目前“共匪”猖獗，省内正规部队已调出省，若不增强省保安团队实力，广西前途不堪设想为理由再向参谋总长说项，陈诚才批准由蚌埠第八绥靖区夏威所部呈缴国防部废武器数内提发。当时我到蚌埠见了夏威以及各旧识老友，大家对我来领枪炮回广西加强实力，都很关心。库存武器都是废坏不堪，有枪无机柄有炮无架。各部队都极力支持，暗中将好的枪炮拨给我。计共得步枪300多枝，各种炮20门，自来得手枪百多枝及卡宾枪20枝（卡宾枪系用白崇禧的名义向兵工署领用的，暗中转发给我）。这批枪炮由蚌埠起运，中央运输机构处处留难，通过多方应酬，说尽了好话才能运到广西。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白、陈之间的矛盾。

四、1949年春白崇禧在汉口的时候，来电报要我转饬桂林市警察局长谢风年在桂林市秘密物色精良印刷工人二人，去汉口伪造人民币，破坏解放区金融。后来两个印刷工人下落和生命如何，

我不知道了。

同年春，白崇禧授意黄旭初要我和广西省参议会议长蒋继伊赴汉口面晤。我同蒋到汉口见了白崇禧。他要蒋继伊以广西省参议会名义发出通电，主张对中共谈，以为缓兵之计，当时人们以为白崇禧真有和平解放之意。白要我到汉口见面的原因是我与保安副司令姚槐不和睦。当时我到他的卧室见他，他对我说：“剑青（我的号），你回桂林还要多多教导姚槐，大家和气共事。你们今后的任务重，主将不和是兵家最忌的。”并勉励我耐心领导后起。他又说：“现我们已截留中央由重庆运来的武器，将来我们好好的训练几个兵团。”当时并交给我看两件电报，一是傅作义的，大意说已开始向和平解放方面行动；一是阎锡山的，则要白崇禧慎重其事，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并要我把这两件电报转告黄旭初知道。白又说：“我们不是蒋的嫡系，不是黄埔生，是不能存在的，必须自力更生才行。”当时有客来见他，我就退出来了。我回到桂林后，有一天白崇禧由汉口来电话，问我省内关于“二五减租”、“限田制”和“保农会”等的措施情况，并要我催促省府注意贯彻执行。同时要我劝告他的大哥白佐廷，要照省府规定，除了留出家中的田地之外，多余的照规定卖给农民。白佐廷却说：“家中人口多，现有的田地还嫌少，那里还能让出卖给别人？”白崇禧尽管妄想以“二五减租”、“限田制”、“保农会”等等来欺骗缓和农民对他的斗争，但是实行到他哥哥白佐廷的头上，就行不通了。

五、1949年夏秋之间，有一个晚上，省府及保安司令部各高级人员为了庆祝黄旭初“金婚之喜”，在黄的公馆大开宴会，财政厅韦贻唐趁未开席前，向各方负责人交换了关于“大开烟赌抽税问题”的意见。他说：“关于烟赌抽税问题，已征得德（李宗仁）、健（白崇禧）、鹤（李品仙）各公同意了。因目前扩军开支，唯一的经费来源只有烟赌抽税，如无意见，我们拟定办法，即时办理。”当时大家无意见。会后发表韦云淞为广西禁烟督办。韦接事后，任用他们的私人，在各处设卡收税，并命令各县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限额收税，不管农民有无收获都要派兵去追收，层层敲剥，农民不堪其苦。关于开赌收税方面，由吕竞存、唐纪、孙国铨、姚槐、李品芑（李品仙胞弟）等负责办理。他们把各县的赌饷定额转包出去，大部分的赌饷，都入了他们的私囊。财政厅将各市县烟赌税划拨为各军政区军饷，不管收得多少，责成军政区包干。当时情况已十分紧张，农民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运动，如火如荼，那里还能以烟赌税来维持庞大的军政费呢？

六、1949年秋白崇禧败走长沙时，曾经回到桂林，有一次在省府礼堂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他分析了目前国内情况并强调组织“保农会”、实行“二五减租”、“限田制”的意义。散会后，白到黄旭初办公室休息，余人都到省府秘书长黄中廛办公室，我也同进室内去。黄拿着一本“和谈建议书”要各人签名，姚槐对我说：“不是我们的事，走吧！”黄中廛接口说：“不要你们军佬参加。”于是各人就回去了。当晚由黄旭初召集军政高级官员到李宗仁公馆去开会，首先由李宗仁随从秘书黄雪邨发言，他诬蔑解放区实行清算和土改，扫地出门，真厉害可怕。接着李宗仁说话，承认国民党的崩溃，共产党如洪水一般的向南汹涌，但今后国际防共战线如混凝土一样的坚固。至于共产党的和谈条件，太过厉害，恐怕接受不了，值得大家考虑。白崇禧接着警告各人不准再讲“和谈”，并说：“现有‘美援’支持我们，还怕什么！”黄旭初总不说话。开会的时间由下午七时多直到夜深两点钟。临散会时，黄旭初才说：“今后不许任何人再提‘和谈’。”

七、1949年5月1日，桂林绥靖公署成立，李品仙为主任，黄旭初、莫树杰为副主任，孙国

铨为参谋长。这个机构的组织，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巩固新桂系的老巢，竭力镇压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一方面则是与广州绥靖公署对立，因为广州绥靖公署成立后要划广西归广州靖绥公署指挥，还想指挥贵州省（因谷正伦不同意作罢论）。当公署成立举行就职典礼时，李宗仁还亲自到场监誓并训了话，大意说，为了适应目前的需要，将省保安司令部归并绥靖公署，大家应该团结御侮、巩固地方治安等。归并后，绥署的重要干部，都是由李品仙在安徽带回来的亲信人员分别充任，省保安司令部的编余人员，则委以谘议、参议等闲职。关于人事问题李品仙与黄旭初发生了矛盾，在就职典礼会上，李品仙讲话时，责备黄旭初执政十多年，对治安弄不好。黄旭初说话时，申述理由抗拒李的责备，并强调要孙国铨注意保安司令部人事问题。这里说明新桂系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白热化了。

同年7月初，李品仙为了加强镇压各地人民游击队，将广西分区来进行“清巢”，组织所谓军政督导团六个团。团长以曾其新、周祖晃、莫树杰、甘丽初、林中奇、罗福康六人充任。督导团的人员以省府财、粮、民政各厅局及绥靖公署的参谋处人员中调用组成。督导团的任务是到各专区或县市指导办理绥靖、保安和民政、财政等工作。当时分配我督导指挥宜山及柳州两个行政专区和柳州驻军之第五十六军马拔萃的各师、团。我到柳州要专员和驻军同时开始“绥靖”，并限于三个月内完成任务。我至宜山后即指挥宜山、河池、忻城、都安各县自卫队及省保安第四团之一部和独立保安团一部，“围剿”在宜山、河池、忻城，都安交界处覃宝龙领导的人民游击队。是役计伤亡人民游击队20多人，内有指导员一人（姓名忘记了），并俘获工作队员2人（女性）。专区的政工队在宜山开了一个庆祝胜利大会，还要被俘政工队员在会上讲话（以后队伍到南丹，我靠拢人民改编时，在河池县金城江她们已回家去了）。

关于情报组织，原来是由省保安司令部第二科长梁耀新及参谋莫家瑞主办，以各行政专区为情报收集所，县自卫总队部为情报组，乡村为情报员，构成情报网。桂林绥靖公署成立后，省保安司令部第二科归并绥靖公署情报处，由李品仙带来的汤济充处长。当时如何计划布置，我已到宜山指挥去了，内容不清楚。

八、1949年秋我在宜山时，接李品仙由桂林长途电话，要我将保安团原有的俄式轻机枪两挺拍成照片，密交李转送白崇禧。当时我问他要来做什么用？他说，是要来仿造（因当时汉阳兵工厂已移到柳州），我以为是真的。以后，我到桂林问及孙国铨，才知道是白崇禧要来伪造事实，向美帝控制下的联合国控诉苏联友邦，作为苏联以武器帮助中共解放中国的证据，其阴谋可耻如此。

九、1949年10月16日白崇禧败走到桂林后，召集省内在职和退职的高级军政人员到桂林开会，内容是要布置实施他的所谓“总体战”，将广西划为六个军政区（会后听说增划一个桂粤边区，司令官为翁照垣，翁未到职因而未成立）。这六个军政区是：1、桂北军政区（桂林）司令官周祖晃（兼新编组第十三军长）、副司令官霍冠南；2、桂东军政区（八步）司令官甘丽初（兼新编组第十军长）、副司令官甘竞生；3、桂西军政区（南丹）司令官莫树杰（兼新编组第十五军长）、副司令官黄翰庭；4、桂南军政区（玉林）司令官罗活（兼新编组第十一军长）、副司令官冯璜；5、桂中军政区（柳州）司令官王景宋（兼新编组第十四军长）、副司令官秦镇；6、桂黔军政区（百色）司令官张光玮（兼新编组第六军长）、副司令官万式炯胡栋成。每个军政区下面都辖若干个行政专员区，专员兼师长。十三个行政区的专员兼师长是：虞世熙、罗绍徽、蒋晃、蒋雄、陈与参、

阳丽天、莫蛟、伍宗骏、陈汉流、赖慧鹏、周益雄、冯璜、肖抱愚。各县县长兼团长，受军政司令官的统率指挥。军政司令部编制是：参谋长一、秘书长一、下设参谋处、总务处、政务处、经济处、政工处。司令部配属一个警卫营。各师则以专员公署原有的保安团或营作基干，再把县保安队及乡常备队编组进去。但当时时间急迫，有的才开始，有的还未着手，只是一个空头的番号罢了，另一方面，白崇禧为了实行他所谓“总体战”，下令全省各市、县，乡、镇（当时广西划分24000个行政村，25万个甲）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办法，来作垂死的挣扎。

各军政区司令官职权和任务是：指挥正规军在本辖区作战，正规军撤出本区之后，一方面监督各县实行坚壁清野，一方面展开游击战争，等待“美援”的到来。此外，桂林绥靖公署直辖有几个支队也分配各军政区指挥。还有一个“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区纵队”，这个纵队是由国民党国防部华中视察组改组而成的，下设两个旅四个团及一个警卫营，枪枝比较多。他们以地方匪特，恶霸为主力，以交通警察队（原属戴笠的特务部队）为基本，并大量收容土匪，如第一旅长林秀山，第二旅长针华英，第三旅长蒙志仁等都是著名的恶霸惯匪。桂、柳解放后，他们的司令部设在象县东南边上的大瑶山区，企图以象县为中心，大瑶山为根据地。林秀山兼桂林绥靖公署第二支队司令，有800多人，分布在雒容，中渡一带。钟华英，也有800多人，连同警卫营莫荣献的800人，以及交警和独立一、二、三、四团（团长高义、王老七、骆国坤、谭宗瑚等）的400多人，共计2000多人，分布在象县四邻及黔江沿岸活动。蒙志仁兼柳江、来宾、象县三县“剿匪”总指挥官，与来宾匪首罗志耿、刘国成、江有亮等共有武装约1000人，分布在来宾，象县、武宣、柳江等县各边界活动。桂林绥靖公署第三支队司令刘栋平及第四支队司令覃毅夫与柳江、来宾、象县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叶生茂等共约2000人，也分布在柳江县及其四邻活动。在那时候，自崇禧又标榜整理国民党党务，将这次参加会议的高级人员，除个别有病不能工作者外，分批召集到白的公馆去会议。我记得同我一批去的有王赞斌、罗活、陈恩元、张光玮、周祖晃等。首先由白说话，大意说，现在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弄得太腐化了。陈果夫、陈立夫藉党营私，人们都说“蒋家天下陈家党”。我认为要斗胜共产党，必须从整理党务开始。于是发给登记表，要我们填表参加整理国民党党务。填表后向白宣誓：“余以至诚效忠职守，如违背党纪，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大意），在誓词上还刺血盖手指印。宣誓毕散会，我回到司令部就照着白崇禧的指示，也召集了上校级以上和营长以上的干部仿照上述方式进行了宣誓登记。

白崇禧又按照全省行政专区的数目组织所谓“总体战督导团”每专区一个团，团设团长，副团长各一人，团员人数不等，在督导团下每县派一个督导组。团长是：田良骥、高鸿彝、林中奇、李画新、刘清凡、梁津、肖兆鹏，龙炎武、王赞斌、安舜、刘莘野、张堃、段禄春等。督导团的职权是：如果县长执行总体战不力，团长有权先撤后报；同时加紧登记整党工作，并吸收新党员。此外，白还打着“财政公开”的幌子，组织了一个经理委员会，委派他的亲信唐纪当主任，除了在武汉搜刮各纱厂的棉纱和金条运回广西外，所有属于桂系军队的款项，都由这个委员会统一颁发，对上按照军队编制报领军饷，对下就要严格的点名发给，层层克扣，官兵敢怒而不敢言。何兵团退回广西后，军官佐盗卖枪弹，士兵挟械潜逃，全无斗志，纪律废弛。高级干部有钱的早已安排送家属到香港，准备做白华。无钱的向白崇禧请求安家费，我同周祖晃也曾经请罗活转向白请求，但都无下文。我们心里非常愤恨。

十、正规军部署方面，跟随白崇禧退集到广西境内的共有张淦兵团、徐启明兵团、黄杰兵团、鲁道源兵团和刘嘉树兵团。在退入广西前，新桂系的张淦、徐启明两个兵团在衡阳附近的战斗中已被消灭了大半。如素称有战斗力的第七军，在衡阳一战亦已消灭大半，军长李本一脱离部队，逃出到全州乡下，因怕白枪毙，不敢见白，后经张淦等求情，才到桂林去见白。白要他带罪图功，部队将保安团残兵凑集从新补充，人数是不足的，战斗力当然不及以前。有一天我请示白，今后整个指导作战方针如何？白的答复是：“敌人避免正面攻坚，以一部或主力由桂北沿融江南下，截断我桂柳联络线，企图歼灭我们主力，这个公算比较大；我们决心在东泉长安间地区，首先给他一个打击。尔后占领沿红河西岸诱敌深入，在桂南地区把它歼灭；并靠紧法属安南，固守海岸线，等到‘美援’到来，就有办法了。邕龙路是我们后方主要联络线，我已派畏三（姚槐的号）任龙州对汛督办正办理交涉，前次已同安南靖国军总司令武鸿卿派来的代表协商过了。”当时派去侦察长安、东泉间地形的参谋尚未回来，而解放军已进入广西境内。白不得不放弃他的作战计划逃走柳州，将鲁道源兵团摆在柳州，结果先被歼灭。张淦、徐启明两个兵团则企图沿海岸线及桂西南方面负隅顽抗，后来也被包围缴械了。

我在宜山因烟赌税无收入，曾由电话上请白发给经费，当时柳州情况已紧张，柳宜公路已经不通，白已乘飞机逃走海南岛。我派人去领经费，领到后即随同长官部逃南宁，到小董就被解放了。

十一、桂西军政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当时开始陆续进入南丹以北山区作为根据地，并试行演习游击战“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结果零是化了，而整不起来。士兵挟械潜逃日多，各县农民反对三征（征兵、征粮、征税）纷起；在此情况，只有等待解放。

十二、1949年11月间，第十七兵团刘嘉树由湘、黔边境窜入南丹。我接到白崇禧由海南岛发来要我转交刘嘉树的电报，指示刘在南丹、河池间占领阵地，掩护柳州主力向迁江撤退。但该兵团置之不理，分两路向东兰方面前进。已接白崇禧第二次发来电报，要刘由东兰至河池间，在红河西岸阻击解放军，该兵团王一华军沿河田公路向东兰前进，到河池属长老地区就被解放军歼灭了。第一百军由南丹吾隘向东兰、凤山逃窜，沿途被人民游击队袭击，加以该兵团纪律很坏，更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恨。

十三、白崇禧在柳州逃走时给我一个严厉的命令，并派工兵第八团第二营附带炸药三、四吨归我指挥，破坏由宜山以西至黔境独山县段的铁路、公路、桥梁、涵洞、车站和车辆。我因当时有靠拢人民的动机，又想这条路是经过我家乡唯一铁路，而过去用了不少人力财力方能建筑完成，同时认为广西终归要解放，因此，我对白这个命令置诸不理。到了1949年12月间，局势一天一天的紧张，经费粮食接济困难，就电请白即刻设法汇款来接济。白在海南岛复电，要我即使剩下一兵一枪，都要坚持“反共”到底，经费准于一月中旬在南丹以北之罗藤乡上空空投两万元大洋（内有两千元是金条作价）。当时我在话报两用机听见白问三兵团情况：“‘罗盘’怎样？”答：“‘罗盘’没有了。”（所谓‘罗盘’，因张淦素好堪輿学，所用的罗盘很大，因此得名。）白在报话中要各部向姚槐靠拢（即向龙州越南边境），当时从白的话音中可听出其手忙脚乱的情况。同时白由海南岛来电报，大意说：敌人已进犯广西，将在大陆的武装部队不能支持下去，要我即时率所部沿刘嘉树兵团路线向越南撤退，凡是年轻的专员、县长、绅士，愿意跟随者要我率领，到越南来工

作。张湘泽（第三十六军军长）现已在越南交涉一切，接济不成问题，官兵进入越南国界时要把‘青天白日’帽花取掉。”

在以上片断的回忆中，有的时间、人名，记不起了。我认为尽管李、白如何的布置，他的反人民本质决定了他的灭亡；加以解放军的强大和进军的神速，人民群众的拥护，以致李、白的一切布置都次第地被打得粉碎。

大瑶山群匪败灭前后

罗绍章

我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反情报参谋，于1949年10月底广州解放前夕，接受国防部二厅厅长侯腾之命，以特务身份派回广西潜伏，伺机于广西解放之后煽动武装暴乱，妄图搞反革命复辟。

我回到广西之后，鉴于大瑶山地区东抵桂平、平南、藤县、梧州以浔江为界，南临柳江之滨，介于象县、武宣、柳州、鹿寨之间，其北与荔浦、蒙山、昭平为邻。山上地势险峻，山内居住着约二万人口的少数民族，纵横约五百余华里，大有回旋余地。我便以为大瑶山是最理想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基地。因此于1950年1月间，便间道进入桂平县木山乡所属的十八大山找到了瑶王李荣保，作为反动活动的落脚点。

当年反动当局广西李、白、黄（指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采取“以夷制夷”的伎俩统治大瑶山。早在抗日战争前，就派了梧州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黄云焕混入大瑶山，娶了瑶王李荣保的女儿为妻，成为瑶王的东床快婿。后来反动派先后委派李荣保为瑶山区长及木山乡乡长，发给他几十条枪，作为镇压瑶族人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前夕还委黄云焕做了代表瑶山少数民族的立法委员。就这样，反动派与瑶族统治者便建立了特殊的政治的关系。我就是利用了这些关系，很快就取得了瑶王李荣保对我的信任，派我充木山乡副乡长（作为我做特务掩护的公开身份，那时我化名叫做罗四维），给我以全权指挥他所辖管区的军政权力，甚至他仅有的看家本钱人枪几十，也直接交我掌握了。

我在瑶王李荣保那里站稳脚之后，便四出活动。先是在桂平紫荆山一个茅草棚里，找到解放后逃难出来的武宣县长黄巨英，唆使他纠集残部，组织匪五十五军于武宣东乡，黄自任匪军长。又到桂平碧滩罗六洞，策动前一七六师副师长李丞承，纠集残部组织匪三十六军于象县东南乡滴水村的山口，李自任匪军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发生，我更乘机鼓动暴乱，于是商诸瑶王李荣保，我说：“朝鲜战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们正好乘此机会在瑶山打出去。但是单靠自己几十条枪力量有限，必须串联更多的人才可成事。听说杨创奇已奉命由港潜回到藤县大黎乡，正在组织四十八军自兼‘广西反共救国军副司令’（留空总司令拟由罗活回来做），并带回与港、台方面连络的电台密电码等通讯工具（前时在瑶王李荣保家里虽得了一台原柳州交警总队丢弃的电台，但仅能收音不能发报）。又听说大黎乡住有原柳州交警总队残部正由余铸组织匪新一军。此外林秀山、韩蒙轩在金秀，甘竞生在平南都分别组织暴动，发展反动事业正是其时。”于是瑶王李荣保同意我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分别赴平南、藤县各地匪区串联。

我于1950年10月底到平南鹏化山联络张毅勇和张智勇、张国材（均是原广西军阀平南恶霸

张春如的子侄)。利用当年在柳州被打散的交警总队残部人枪数十组成鹏化反共游击师，由张智勇自任师长。复策动匪张国材进出大瑶山滴水村组成匪象县政府，由张国材自任县长。各匪部成立后，曾先后四出抢掠，焚烧房屋，奸淫妇女，勒收行水，无恶不作。桂平碧滩、南淶、大宣、武宣东乡、平南思旺等靠近瑶山各乡村更受其害。

同年12月下旬，我窜到藤县大黎乡与原柳州交警总队特务余铸（原名余和日）面商组织反共新一军，余自任军长。同日又与匪四十八军军长杨创奇会面，加强反共事宜。其后本拟继续到金秀与匪首韩蒙轩、林秀山等联系，旋因得知解放军将大举进山剿匪，我乃止金秀之行，随即折反大瑶山罗香及罗运乡筹划反共事宜。我联络罗香乡平南县参议员赵英甫、国大代表赵乾兴及军官赵杰豪等饮鸡血酒，结反动同盟，誓死反共到底。唆使匪赵英甫组成匪48军独立园子罗香乡，随即加紧修筑工事，封锁山道隘口，增设卡哨，并威胁瑶民上山，抢劫粮食入洞，实行坚壁清野。

1951年1月8日，围剿大瑶山的解放军总攻击开始，进剿部队各路奔袭。一路入藤县大黎乡，以余铸为首的新一军匪部及以杨创奇为首的四十八军匪部，均不堪一击，纷纷作鸟兽散，余铸本人当场被俘，杨创奇率残部人枪百余窜抵瑶山罗运乡的白牛村与我会合。当夜，在白牛村里我与杨匪同榻共谈，已感末日之将到。杨匪感慨万千说：“我逃到香港本已庆得余生，何奈错估形势，误听反动派谎言，又兼自己利欲熏心，冒险回到大瑶山来，真是不自量力，做了这样的大蠢事，眼见大势已去，无可收拾，不知如何办好？”我还顽固地对他说：“明天再将部队推出罗香乡掠夺粮食，以观其变。”次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杨匪只有将残部带出到罗香山边，一切已无能为力，唯有听天由命。接着，各路剿匪大军继续向瑶山挺进。同年2月2日罗香外围据点马练已被解放军进驻，杨创奇被迫率残匪回窜罗运乡。我们在罗运歇了一宿，2月3日复窜罗丹村，与金秀窜来到罗丹的林秀山所率残部会合。得悉匪首甘竞生、韩蒙轩不知去向，瑶王李荣保只身潜躲回老家横冲，原十八大山已为解放军进驻。林、杨两股残匪至此合共仅剩人枪800余，武器弹药不全。当天下午我与杨、林两匪共同商议决定：必须迅速突围窜出瑶山，先把残部拉到柳州、鹿寨一带，在林秀山老巢活动一个时期，相机进出三江一带，沿黔桂边境进入大山跟共产党打游击。会后，当日黄昏全部残匪离开罗丹，过滴水村边缘窜抵圣堂山麓。次日（2月3日）拂晓，众匪在圣堂山麓抢掠瑶民粮食衣物鸡鸭腊肉，埋锅造饭，饭后，续向圣堂山顶攀登。入夜，露宿山顶，风大春寒，夜不能寐，各人烧火取暖过夜。2月4日天亮后，我随杨创奇率一部残匪取道象县东南乡方向下山，在山脚一户瑶民草屋煮饭，饭尚未熟，突由对面山上来了约一个排解放军，对准茅屋扫了一阵轻机，土匪有死有伤，其余纷纷龟缩回圣堂山去，我与杨创奇先退走一步，幸免于难。当天下午，我与杨创奇偕卫士数名，退回到圣堂山顶，遇见匪首林秀山与卫士一人奔来，状甚狼狈。我们邀林匪就地坐谈，我们问林秀山今后去向？林说他所率部队在北面窜出山脚时，被解放军迎头痛击，已经散乱不可收拾，他拟窜出平南方向，相机再逃出香港。谈话时间不长，随即分手。林朝来时方向的山脚下去。我与杨创奇因探知大樟虽设有一个解放军剿匪指挥部，但兵力比较少，可以由此处突出去。遂率残部改经大樟附近笔架山方向窜出大瑶山。当夜九时，我们率残匪偷越瓮口、王口等几座山口，向外突围。因夜间人多杂乱，难免有声音响动，故经山口时，当地民兵曾喝口令，我们当作没有听见，置之不理，反而加快速度狂奔，这时随队的昭平县长朱试武，因入赘瑶家，自恃人熟地熟，不想跟走，自动留下不走，我们则继续向平地奔逃。

深夜三四时许，风大天冷，我们已窜下平地，我紧随杨创奇左右，率领残匪继续向象县寺村方向流窜，将到大樟大乐一条河边，在公路上遇到解放军设在土垒上的一个哨卡，喝问口令并鸣枪警告，此时我们已成惊弓之鸟，草木皆兵，那里知道解放军多少呢？于是众匪惊恐乱奔，黑夜里自相践踏，我们又无法大声喝令镇静下来。就在这混乱的时刻，我便与杨创奇冲散。接着我继续掌握残匪百余人，趁天未亮之前，越过大樟河，进抵寺村外围马利山顶。天亮后，在山顶少数烧炭人家里索取了一些米煮粥食后，我见大势已去，继与人民为敌至死无益，在窜出大瑶山前夕，又看见解放军宽大自新土匪的布告，我便借口肚痛，不能随队行走，离开匪队。自己带着随身手枪及反动资料证件等物，亲到象县寺村圩解放军长城部队司令部自新。

事后得知自我离开匪部后，杨创奇部残匪由匪四十八军独立团团长冯某等率领，流窜到寺村外围的十四冲一带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杨创奇与我冲散后的次日被解放军搜剿部队俘虏。林秀山、甘竞生后落网，韩蒙轩、黄巨英被击毙，李荣保退逃横冲后被迫投降。至此，大瑶山群匪次第被剿灭。美好的大瑶山又回到人民怀抱。

回顾我自己长期与人民为敌，犯了严重的罪恶，由于最后瞬间的悔悟走向自新，就得到党和政府宽大，给以劳动改造的出路，把我从罪恶的深渊挽救过来，使我成为新人，这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没有过的。抚今思昔，无限感慨。今后惟有为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竭尽余生力量，聊报共产党和人民的恩情于万一。

予社会福利院